



0002689

生死之恋

蒋碧微回忆录



纪实文学丛书
蒋碧微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生死之恋

—— 蒋碧微回忆录

纪实文学15

蒋碧微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生死之恋——蒋碧微回忆录 / 蒋碧微 著

责任编辑：田迎春 沈 琦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南京高云岭58号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京七二一四厂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17.375

插 页：2

字 数：375,000字

版 次：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58,355册

标准书号：ISBN7-5309-0078-4/I·74

定 价：4.50元

（江苏文艺社图书凡印刷，装订错误与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放下笔，视线落在窗外天际，巴黎的黄昏，氤氲苍茫，总是带给人们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，我在那云雾深处，仿佛看到这在大利佛罗伦萨的街道。他面容清瘦，身体显得有点单薄，一对炯炯有神眸子，闪烁着智慧过人的光芒，神情在稚和中透露几分严肃；我一向把他当作最忠实可靠的朋友，我们之间的称呼是二弟和三弟。接到了他突如其来的那封信，我必须承认，我很惊讶；我从来不曾想到，他竟会有这样的热情与大胆，他不是刚在巴黎和辛迪订了婚吗？

长吁短叹了一口气，忧闷和徘徊在向心头凝聚，但愿它能早些化解吧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我无意再尝爱情的苦蜜，象营营的山蜂甜恋在黄蕊的小白花上。已逝的二十八年岁月里，我曾在爱之波涛里浮沉了九年。一九一七年，我以江南的古老世家一个订过婚的少女，和一位醉心艺术的画家私自出走，逃到日本、北平、巴黎，终于发现我丈夫的心力，全部专注于他所热爱的艺术上面，我无法分润一丝一毫，既得不到温暖，也得不到照顾，然而基于我的性格和教养，却使我安于做他忠诚尽责的妻子。

天际的云层层加深，室内的光线渐渐减弱，周围静悄悄的，寂寞深锁着我。回忆一九二二年在柏林，第一次和道蕴的

相见，是他到我们的寓所来拜访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在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艺术部学习。乘假期之便，来游德国，当他到达柏林后，听说有一位中国画家徐悲鸿也在此地，所以他特来拜访，希望结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
第二次见面，是悲鸿带我去回拜他，在他和傅斯年先生合租的房子里，有着很好的陈设和舒适的布置，起居室地上还铺了一幅宽红的地毯——“那一天你曾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，记得吗？”若干年后，他曾回味无穷地对我说，“你穿的是一件鲜艳而别致的洋装。上衣是大红色底，灰黄的花，长裙是灰黄色底，大红的花。你站在那张红地毯上，亭亭玉立，风姿绰约，显得多么的雍容华贵，啊！那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。”

当时，我静静地听着，报他以表示谢意的一笑，是的，我应该感谢他的恭维，但我绝没有想到他会会有什么用意，在國外住了八九年，以女性的优越地位，我听过各式各样的赞美，甚至于一位中国同学说：“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到外国来，真为我们中国人增光。”

是的，我在外国曾是一群男同学中的天之骄女，我参加他们的聚会，参加他们的谈天，我和他们同样的放言高论，朋友们对于我的关心和爱护，简直把我宠坏了。除了在悲鸿面前，无论言谈举止或者是潜意识里，我从不曾以女性自居。

一九二四年，道藩从伦敦完成学业来到巴黎，再进法国最高艺术学校深造，他在拉丁区的小旅馆里租了一个套房。徐悲鸿也到巴黎来了，朋友们热烈欢迎他。吃过晚饭，我们在道藩的房间里打麻将，一打就是通宵达旦，直到晨光熹微，牌局结束，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，顺势往沙发上一坐，迷迷糊糊的竟会睡着了。等我一觉醒来，发现整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

房门关着，寂静无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道藩送走了朋友以后见我睡在沙发上面，他耿耿跨跨，坐立不安，为了避嫌，他悄悄的溜了出去，到卢森堡公园散步。

……

“笃！笃！”

房门上响起轻微的敲击，将我从沉思中惊醒。望望阴沉沉的天色，我知道这是房东太太来请我用餐了。匆匆地把回信封好，贴上邮票，准备在饭后顺便投邮。然后，我徐徐地站起来，步下楼梯，走向饭厅。

二

这时候是一九二六年的早春，悲鸿正在新加坡烟头作画，筹措我们继续留法的生活费用。早在一九一九年，我和悲鸿是靠一份官费，到法国来苦学度日，我们曾撑过无数濒临饥俄迫饿的日子。想不到撑到一九二五年，官费受了国内政局的影响，宣告断绝，这使我们沦于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只好由悲鸿去新加坡设法筹款，我一个人暂时留在巴黎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换租了一间供应膳食的小房，将生活水平尽量地降低。

朋友们照拂我十分周到，道藩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。那时候徐志摩、刘纪文、郑海英、道藩和我几乎每天见面，因为在

✽

此以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“天狗会”，一个规章奇特而情调华切的小小集团。会员兄弟相称，谢由康是老大，徐悲鸿行二，张道藩居三，邵洵美排四，此外还有一些文艺分子，譬如孙佩苍是军师，郭子杰是“天狗会”行走，我这唯一的女性，荣街是“压寨夫人”。

道藩在天狗会的朋友中最重感情，最慷慨，他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，于是他常常会钞请客。他一向在中国饭馆包饭。和饭馆老板攀上了交情，有钱付现，没钱挂帐，我们是他的好朋友，必要的时候，当然也可以利用他那块金字招牌。

他是那么忠实可靠，热情洋溢，乐于助人，悲鸿不在我的身边，他确曾帮过我很多忙，我对他寄予无比信任，常常请他充任我的男伴。一位研究东方文化的法籍白俄，玛摩力埃斯，为了举办“东方民族游艺会”，邀请我担任招待。事隔他请客，问我想邀哪位男士作伴时，我毫不犹豫地说出张道藩的名字。

为什么他会忽然从佛罗伦萨写来这样的一封信？给我带来莫大的震惊和困扰？他在这里提出了七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便隐含着一桩动人的故事——

道藩始终没有对那位“她”说出“我不爱你”这句话，但是他却表现了坚定的毅力与决心，我常常想，处理这桩恋爱事件，如果说他是挥慧剑，斩断丝，应该并不为过——问题中的她是魏小姐，湖南人，“她”和她的同乡胡小姐，一同住在拉丁区的旅馆里，道藩的住处和她们相距不远，替她们寂寞孤单，常陪她们出去吃顿中国饭，看场电影，三人行中渐渐的有人起了感情变化，和女多男，魏小姐热烈地爱上了道藩。

可惜她不知道，道藩自己正陷于复杂微妙的感情苦恼之中。

那正是他信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了。

我也是接信以后方始恍然大悟，道蓄所深爱的那位女士，竟会是我自己。

出逃御前，仰脸眺望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，我又一次深沉叹息。

复杂微妙的感情和纠缠不清的苦恼，进入最严重的时期，道蓄恨又身不由己，卷入了第三个爱之漩涡。

索蒂，天真活泼，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法国少女，她是一位公务员的女儿，父母双全，有一个姊妹。在巴黎，舞厅是高尚正当的交际场所，不设妓女，待字闺中的女郎，常由母亲陪伴到舞厅，希望能在这一儿邂逅如意郎君，青年男士可以向她们请舞。道蓄就这样结识了可爱的索蒂，他们的感情进展很快，朋友们都为道蓄高兴，认为他俩是一对理想的情侣。

可是，恋爱期中的道蓄，却经常愁眉深锁，郁郁寡欢，他变得沉默，忧郁而带几分迷惘，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反常；另一方面，热情如火的魏小姐已陷入了痛苦的深渊，她的表情是倦怠和激越，她甚至采取了行动，我忆起了在爱兰发生的滑稽可笑的那一幕——

爱兰，是巴黎附近一处美丽的小市镇，平畴万里，采浪飘香。一九二五年的夏天，慈鸿，我，还有另一位四川籍的李琦小姐，我们三个人结伴到爱兰歇夏。不久，道蓄也来了，索蒂母女和他同行，在葱葱云天的树林前，有青葱柔軟的草地，索蒂和地母亲闲闲地静坐，道蓄支起画架来写生，人和景，构成曼妙的画面。我一再提醒慈鸿和李琦，让我们避得远远的，不要打扰了他们的静趣。

宁谧地过了几天，魏小姐气冲冲地从巴黎赶来，了解他们

的“好运”，我们不免要为道藩拭一把汗，道藩的米兰之旅真是太愉快了。表面上虽然没有闹出什么事情，但是周旋于两位女士之间，也只有道藩才能发挥他的厚颜长才。

“她曾经主动地吻我。”

回到巴黎以后，有一次道藩快快地说。那是在魏小姐的房间里，她一时情感冲动，奔过去吻了他。——我们跟他开玩笑，是什么滋味？他苦笑耸耸头说：

“我始终保持理智，并且告诉她说，我们是绝对不能结合的，因为，——”他强调说：“我一生中不可怜只爱一个女人。”

他为什么说得那样肯定？当时我疑惑，如今我却懂得了：道藩的信上不是写得很明白吗？——为什么爱深爱一位女士，我却不肯拿出英雄气概，向她说：“我爱你！”

道藩很坦然地叙述他和魏分手时的情形，就在那一天，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然后回身就走。魏追过来拉住他，道藩着急了，用力把魏推开，仓猝地夺门而出，魏伤心欲绝地伏在地上痛哭，房门在道藩身后轻轻地关上，隔着那扇门，他站停了脚步，听到她悲恸的哭声，——一阵犹疑彷徨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去。

为什么我早有相爱的人，偏会被他将我的心分了去？

我几乎能够听得见他这种无可奈何的喁喁，那是他内心的呼声，这个“她”是谁？居然就是我。素素知道了这会多么伤心？她以为得到道藩完整的爱，实际上她仅只分占了一部分。其余的部分呢，我反覆地思考，啊！我的立场是不容动摇的，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难怪道藩的订婚显得那么勉强，他是由阴

友代替他去求婚的。朋友们看他太忧郁了，太消沉了，开始为他担心，天狗会的老大谢寿康一再追问他，是不是他和素珊的感情受了挫折？他用惯常的表情回答，摇头苦笑。老大自告奋勇，表示愿意代他到素珊家里去求婚，逼得急了，有一次，他脸上出现慷慨壮烈的表情，他庄严地向谢老大点了头。啊！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他是为了避免无法解脱的烦恼，决心用形式上的婚姻，驱除他内心对我的爱慕，是的，在他看来，这是一次牺牲，处在当时的环境里，他不得不做这样的牺牲，因为我是悲鸿的妻子，而悲鸿却是他的二哥，他一直都在叫我二嫂的。

谢寿康代表道谢，到素珊家里去求婚，这位未来的外交家果然不辱使命，办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外事交涉，素珊和她的父母都答应了。连我在内，大家兴高采烈地帮助他筹备订婚，典礼是在巴黎最负盛名的中国饭店杏花楼隆重举行的，那时我还可以好客的身分，在他们的订婚宴席上向他们敬酒，祝福。

我懂了，看过道谢的信以后我懂了，道谢在他的订婚宴上醉酒失态，果然那是他内心苦闷的一次发泄，想起那一晚他不断地熟饮，大醉，狂歌，乱舞，使他的岳父连连地皱眉，叹气，我们以为那是他快乐欢欣的流露，谁知道他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！啊，我心头涌起无端的烦乱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发生呢？命运，我真为你担心，痛苦将如一面无形的巨网，永远永远地笼罩缠绕着你呢？你将如何挣扎？如何解脱？

我诗胆上苍，愿我们早早恢复从前纯洁而正常的友谊，我愿道谢赶快想一个方法，不再为我烦恼；或者是，赶快把我忘记！

在我这间三层楼上的小房里，那架租来的钢琴上如今是空无一物，然而脑海里却出现了一幅色调生动和美的画面；就

在钢琴的顶端，曾经有过一只朱砂的花瓶，插了几枝芬芳馥郁的白玫瑰。这幅回忆中的画面使我无法不想到道萨，那一天，我到他的住处，看见他房里有那么一个殷红可爱的朱砂瓶，我盯视着它说：

“这个瓶子真好看。”

“是一位朋友寄存在我这里的。”他说。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借用它几天。”

于是，他很快就把它送来了。双手捧着插好白玫瑰花的红瓶，神情是那么的虔诚和庄重，当我想到他曾捧着瓶与花走过大街小巷，步上曲折的楼梯，一直送到我的房里。我承认，我无法不为之感动，——每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，他总处取得如此周到，充分表现出他对我的感谢。

三

我很忙了。

因为玛库力琼斯举办的东方民族游艺会，早就通知我，游艺会的主要节目是交际舞。

我不会跳舞同时我也没有合适的舞衣，形将回国以前，由于他对生活从不过问，对家务向来不理，我要管家，要交钱，要洗衣打扫，还要学音乐，练钢琴，忙得喘不过气，因此我没有工夫学跳舞，参加交际应酬。他一定，我就轻松多了，为了应付

迫在眉睫的难题，我每天到跳舞学校去临时拍师傅，学几种舞步。此外，我还要做一件晚礼服，我买了水红色的绸料，由奈琦小姐和狄波吕太太帮助我，我们三个人通力合作，缝制了一套中国式的短袄长裙，衣服和裙子的边缘，钉上了闪闪发光的珠钻花边。

于是我参加了一次热烈狂欢的晚会，衣香鬓影，冠盖云集，我们跳舞，谈天，通宵达旦，尽兴而散。休息够了以后，我写信给道藩，告诉他那一夜的盛况，因为他如果不是要去意大利观照名画，凭吊古迹，他也会出席这一次露会的。

我学会了跳舞，道藩便纷纷而来，我仿佛转移到一个新的境界，现在不闻厨房的油烟味，不见成堆的脏衣服，代替的是华丽宽敞的厅堂，悠扬动人的音乐，鲜花美酒，以及男士们的赞赏和闲谈。

一天早晨，我在房门口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封信，捡起来拆看后，觉得很惊异，因为那是玛库力埃斯写给我的。他邀我去同看一场电影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，拿着信去找老大谢寿康，他看完信便沉下了脸，神情紧张地说：

“这怎么可以？”

“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写封回信给他，告诉他你没有时间，无法奉陪，而且，从此以后请他不必再来找你。”

我立刻照办，与此同时，我暗暗地下定决心，以后尽量减少交际应酬的次数。

道藩从意大利回到巴黎，不久便乘船回国去了，我希望他永久保持宁静的心绪，而我，也因此如释重负，舒了一口气，如今，总算是一切恢复正常。

病刚回国不久，我生了一场病，进医院割除盲肠，开刀后，整日不停地呕吐，一连个几天不进食。医生说我怀孕了，在住院住了一个时期，再转到寓所卧床休养。朋友虽然热诚地予我照料，但是苦中作乐，实在是太痛苦了，而且既已有了身孕，还是赶快回国的为好，于是我写信告诉悲鸿，请他寄旅费来，让我回国。想给回信同意了我的心愿，可是他寄来的旅费不够，等我到上海教书的父亲再寄了三百元法币，我才押运着大件小件的行李，从巴黎经过马赛，搭上远航东方的法国客轮，——一次孤单而漫长的海上旅程。

到新加坡，我深切地体验了失望的滋味，悲鸿早就和我约定，他将在新加坡等我到，然后一同回国。我把“一同回国”看得相当重要，因为十年前我即他悄然地离家出走，曾使我的父母受尽了冷嘲热讽，以及寻找和打击，在欧那一住八年，悲鸿在艺术造诣上已经有所成就，虽然还谈不上什么荣誉，但是，两个人一道回来，多少可以冲淡一些别人对我们的“批评和讥消”，因此我在船抵新加坡时，一直站在甲板上凭栏眺望——唉？我怎么找来找去看不到他呢？

一会儿，好友黄曼士夫妇携上船来接我，递给我一封悲鸿的留书。啊，原来他等不及了，他已经先回上海去了，那也是为了我布置一个新家。

我仍还是独自一人到达上海，至于新家，却在一个月以后才搬进去，我的父母弟弟和悲鸿的弟弟，一齐搬来和我们同住，起初生活过得很不安定，并且还欠了债。后来，悲鸿出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，我们才算有了固定的收入。就在这年年底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，我的儿子伯阳诞生，结婚十年，才做父亲，我全部精神和心力，都集中在孩子的身上。

四

一九二八年春天，记得是四月一日，悲鸿在南京上课，我还在上海。上午收到他简短的来信，说是道藩要接索琳到中原来住着，请我在上海设法，筹寄一千块钱给索琳做旅费。看完信我真是高兴极了，道藩又以行动驱除了我残余的疑虑，他和索琳结合，将使他内心那隐晦的苦恋消弥于无形。我当天吃过午饭立刻出动，以两小时的时间圆满完成任任务，把索琳的旅费汇出，并且写信告诉道藩说：

今晨得鸿书，令吾速集钱电寄琳，饭后即往奔走，至二时许，款已汇出矣。今将汇单及账单附上。昨得道藩兄书，言大哥返国之意似又动摇，不识究属何心？岂真欲老死法因故？可恨可叹！闻弟已返川，在沪时竟无一茶地主之谊，甚觉于心，时已不平，恕不多书。

若帆

注：天狗会老友非有守，他号子杰。

若帆，我和悲鸿带着孩子，应福建教育厅长，~~某某某~~

生的邀约，乘船往游榕城。前磨逗留了两个多月，悉鸿画了几幅巨画，得到一笔足够偿还债务的润资。

当我们正在遨游八闽山水，八月间，素珊和旅法旧友沈宜甲同行，经海道抵达上海。九月二日，道藩和她在上海沁湖饭店举行婚礼。我们无法躬逢其盛，可是我曾虔诚地默祷他们永远幸福快乐。

倦游归来，悉鸿仍旧到中大教书，不久他感到两地奔波太不方便，于是我们决定搬到南京去住，中央大学在石婆婆巷给我们准备了两间宿舍。

回国以偶弃画从政的蒞蒞，春风得意，仕途顺遂，这时他已兼任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了。

在下关车站，张主任秘书笑容满面地在欢迎我们，这是我和他自从巴黎分别以来的第一次相见，我欣然发现他的神情举止已经有了显著的转变，在潇洒中有其凝重的一面，眉宇间洋溢着爽飒的英气，谈吐中充分流露出睿智与机敏，他服饰高雅，风度翩翩，已经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了。

旧友重逢，分外亲切，他请我们吃饭，席间谈起了别后种种，他生动而详尽地为我们叙述一件往事。那是在一九二七年，当他奉派到贵州去推行党务，筹组贵州省党部的时候，由于工作进展的神速，引起当地军阀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的猜忌，强迫他们交出和中央通信时所用的密电码。他们誓死不从，于是被周西成下令逮捕，在监狱里饱受残酷的毒刑，而且被视作待决的死囚，他的健康因而受到严重的损害，后来送进了医院，一面治疗，一面软禁，他却在最危险关头运用机智设法逃出，一路上历经艰辛危殆，总算苍天庇佑，使他逃离了虎口。

这个摄人心魄的故事，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“密电码”电

影，那是根据他的原著拍摄的。

我和悲鸿听了这一段惊险的往事，不禁为之动容，于是举杯向他致敬，他扬声大笑，满满地干了一杯。

以后，他的工作很忙，悲鸿也忙着教书作画，我要持家带领孩子，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，但是无论我和悲鸿有什么事情，他总是非常热心地帮忙。好极了！我暗自庆幸，他终于用强有力的理智克制了易于泛滥的感情，我们又恢复了原先的友谊。

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他带着素娟到了青岛，就任青岛大学教育长。后来再到浙江杭州，出任浙江省教育厅。他的生活应该过得幸福而快乐的。

然而，做摇灾祸的魔鬼却正在我自己的头顶盘旋，那时候我和悲鸿都已步入中年，他的绘画艺术正在他一生中的颠峰状态，他声誉鹊起，交游广阔，同时我们又有了—对活泼可爱的儿女。女儿丽丽在儿子伯阳两岁的时候降生。正当我以为苦尽甘来，可以好好地享受—下美满理想的家庭与人生时，噩运突然来临，悲鸿告诉我，他和他的—个女学生孙静君，已经发生了不正常的感情。

阴霾迅速地积聚在我受创的心头，怀着被弃的悲恸情绪，我泪眼旁观悲鸿的行动越来越超逸常轨。

为了保全他的名誉，并且由于我自己好胜的本性，我在人前强颜欢笑，竭力掩藏事实真相，暗地壁却时常望着两个无辜的孩子伤心落泪，我悄悄地向他们说，“我们的家快毁了！”

这句话竟然不幸而命中，有一天悲鸿居然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家，他带走了简单的行李，—个人跑到上海，写了一封信通知我说：他将每个月付我两百块钱，—直付到—万元为止，

补足了一万元以后又怎么样呢？他写着：“总之你也在外十年，应能自立。”

感情纠纷的消息渐渐地传开，首先是亲友们知道，后来传到了学校、社会，报上经常有绘声绘影的新闻，我的痛苦也在与日俱增。

五

一九三三年，悲鸿准备到法国去，举行“近代中国美术展览会”，我由于冀望尽最后的努力，弥补我们日渐破裂的感情，我表示愿意陪他同行。悲鸿没有意见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缺乏处理事务的能力，他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毕竟也还需要我的助力。

这次以二十个月的时间，我们遍历欧洲每一个重要的国家，法、英、荷、比、意、德、希腊与土耳其，最后我们到达了苏联，归国的行程是取道西伯利亚，经海参崴、日本而回到上海，父母关切地问我：这次长程旅行，对于我们日渐破裂的感情是不是有所裨益？我唯有黯然地一笑，裨益？几等于零，相反的，悲鸿的弱点却在尽情地暴露，他闹着我仍和孙韵君信函往来，在巴黎的时候他甚至无故生妒地把我关在门外一夜，……那许多令人愤恨的事情我不愿告诉父母亲，我想起不知是谁说的一句至理名言：“情侣们由于误解而结合，基于了解